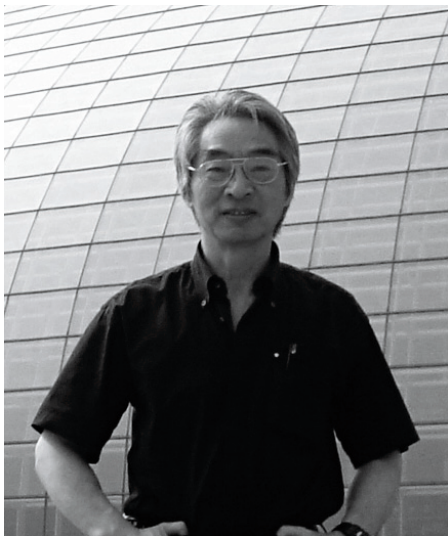




金志舜

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舞台设备部部长（副局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专家（社会事业行业专家组），财政部、文化部、中国国际招标网专家库专家，全国剧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JGJ38-99）主要修订人之一。参与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工程建设，任副主任，主管规划设计工作。参与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主要负责剧场建筑工艺和剧场专用设备。评估和审查了近百个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为国内图书馆、剧院、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等数十个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担当技术专家、顾问。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国家大剧院之前世今生

——访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金志舜

采访 吴春花 《建筑技艺》杂志社（AT）

采访人物 金志舜 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舞台设备部部长

AT：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计划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有着怎样的想法，到 90 年代决定建设，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金志舜：国家大剧院的提出最早是在 1958 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建设了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火车站、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但还有部分建筑没有建成，其中之一就有国家大剧院。当初国家大剧院选址就在现在的位置，而且确定了清华大学的建筑设计方案。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文化部组织专门小组就建筑设计方案向全国十几个省市、100 多位专家征求了意见，做出了设计方案调整。但后来因国家经历了困难时期，建设工程一直迟迟没能实施。1975 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病床前托付万里副总理一定要建设好北京图书馆和国家大剧院。直到 1986 年文化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文化工作，提出了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要求，于当年国家计委同意文化部进行国家大剧院的前期工作。1986~1989 年，由文化部艺术司、计划财务司负责国家大剧院的建设事宜，提出了国家大剧院建设的初步设想，并组织了两个剧院考察团，一个为东线，即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另一个为西线，即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各国。1989 年底为推进国家大剧院的前期工作，文化部成立国家大剧院筹备办公室，李德田任主任，这时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已建设完成，我也由北京图书馆调来任办公室副主任。从 1990~1992 年我们就国家大剧院建设前期工作展开了全方位的细致调研，查阅和翻译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走访了文化部所属各中央艺术团体，文化部领导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讨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问题，并提出了建设一座包括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以及相应配套设施的国家剧院；在清华大学、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总装备部设计研究总院、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设计单位的协作下，撰写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送国家计划与改革委员会（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AT：剧场本属于舶来品，西方（欧洲）是产生剧场文化及其建筑的发源地，了解并学习其传统剧场应该是必需的功课。请您谈谈，都进行了哪些前期的研究工作？

金志舜：首先，我们对 1988 年出国考察人员带回的资料和考察报告进行了仔细翻译、阅读、分析，进而研究国外剧场的发展和功能要求。西方国家的剧场自产生之日起，就明确了专业剧场的独立性，歌剧院、音乐厅、



摄影：吴吉明

戏剧场单独建造，后来戏剧（话剧）发展并产生了自己的小剧场。从 20 世纪 60 年代，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即美国国家剧院）将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集中建造，开创了表演艺术中心式的综合模式。之后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日本新国立剧院都采用了这种模式。通过考察后，我们认为这种集中式表演艺术中心的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我国众多表演艺术团体演出的需求，同时有利于开展国际表演艺术的文化交流。

但确定国家大剧院的功能定位和剧场建筑工艺不仅要研究国外剧场，也要研究国内剧场，我们对我国剧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梳理：解放初期建造的中国芭蕾舞剧团老天桥剧场主要演出芭蕾舞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院主要演出话剧，中国京剧院人民剧院主要演出京剧；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演出场所多以文化宫、影剧院居多，戏剧与电影兼用。自七十年代后我国建设了杭州剧院、中国剧院、深圳剧院、中日青年交流文化中心世纪剧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现为保利剧院），这些剧场的建设和使用都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参考，但我们需要有一个定位更加明确、具有现代剧场标准和先进技术装备的国家剧院。

AT：经过研究，我们最终确定了国家大剧院怎样的定位？

金志舜：首先国家大剧院是国家最高的表演艺术中心，一定要表现高雅艺术。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要采用表演艺术中心的形式，容纳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第二个定位是，要满足文化部所属院团的演出和国内各省市地区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更重要的是承担国际文化交流，邀请国外著名的艺术团体来中国演出。

这样明确的定位使得我们可以从剧场的功能非常直接地引导建筑设计，即明确观众厅的规模、舞台的尺寸（台口、深度、高度等）、舞台设备配置、排练厅、化妆室，以及观众席视线、观众厅声学等一系列基本指标。可以看到现在的国家大剧院呈现给大家的都是为满足中、外各种演出如歌剧、芭蕾、交响音乐会和民族音乐会、戏曲、话剧等而设计的。这些演出功能、配套需求、技术参数指标都是在二十年前拟定的。

AT：在确定了国家大剧院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指标之后，又进行了哪些细致的规定，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建筑设计？请您谈谈。

金志舜：由于诸多因素，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于 1998 年正式启动，成立了由北京市、文化部、建设部组成的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为了提出更细致、准确的设计指导，业主委员会先后又走访了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交响乐团（现为国家交响乐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现为国家话剧院）、中国京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京剧团等演出院团和艺术教育院校，与导演、编剧、指挥、主要演员、舞美设计等多次研讨，听取他们对建设国家大剧院的要求和想法，



提炼、汇总、综合后写进设计任务书中。

举一个台口的例子，当时著名作曲家、中央歌剧院王世光院长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电影的出现对戏剧是一个冲击，而电视的问世则对戏剧产生了更大的冲击，那么现在表演的歌剧不能是小型歌剧，必须有宏大的阵容才具有震撼力、感染力，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是一定要能演出“阿依达”这种壮观场面的，而像这样好的歌剧连演员带乐团通常要达到 300 人规模，因此我们要考虑适合这样表演的台口尺寸和与之配套的化妆室，而不应该一味地照搬某个剧场的已有数据。

另外关于芭蕾舞演出中的舞台板，它就像体操运动员的跳马起跳板一样重要，为此我们进行了高标准的设计，最终采用了可斜可平的整体式芭蕾舞舞台板，既满足国外演员已适应的倾斜台的表演（方便欣赏芭蕾舞演员脚部的表演），也符合国内演员在平面台的表演习惯。

中国京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刘长瑜院长曾说，他到国外表演过一个神话的京剧，而在全中国却找不到一家可表演的剧场。他说我们现在的剧场还不如清朝时期颐和园和故宫的皇家三层古戏台，还可以上天入地，因此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需要设置可上可下的空间，这样才能挖掘我国戏曲中许多具有神话色彩的传统戏曲，使表演更加出神入化。可见，剧场空间与其可承载的戏剧内容是相辅相成的。

在辅助房间的配置上，我们明确规定了所有房间的数量、每个房间的面积与内部配置。例如，歌剧院中，我们配备了两个指挥休息套间，为主要演员配置 6 个化妆套间，还有单人间、双人间、中化妆间、大化妆间；戏剧场按照京剧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配置了 5 个单人化妆套间和大、中化妆室；音乐厅设有两个指挥休息套间，为主要演奏员或独唱演员配置两个化妆套间、4 个双人化妆间，以及一般演奏员的大、中休息间。在排练厅设置中，不仅确定了每个排练厅的位置和面积，而且明确了不同排练厅的特殊要求：舞蹈排练厅配置了与专用芭蕾舞舞台板同样质量和构造的木地板，以使得芭蕾舞演员获得与舞台表演同样的脚感。音乐排练厅对声响效果要求较高，指挥家不仅需要长混响以获得与音乐厅同样的声响效果，还需要短混响来及时发现演奏中的不和谐音，为此特别设置了可调混响装置。另外如排练厅需要配置一定数量的更衣间和洗浴室。这些都是我们在不断调研中逐一确定下来的，最终成为设计的良好指导，也最终成就了今天的国家大剧院。

AT：在这一过程中，您是否遇到一些比较困扰的问题，由此对建筑设计产生直接影响？

金志舜：在国家大剧院前期工作中有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建设规模问题。国外剧场除一些商业性的剧场外，多数都是院团合一的，那么综合型的国家剧院应该是怎样的呢？为此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如果驻团，就需要设置庞大的办公用房及其他附属设施，来服务于附属的演出团体；如果不驻团，就可以省去这些部分，有效控制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规模。由于涉及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大剧院前期工作期间不宜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先以不驻团考虑，但用于演出团体排练节目和剧目创作的排练厅、化妆室、演员用房、布景用房等都需要设置。从现在的使用来看，5 个排练厅都在使用，利用率非常高。

AT：从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大剧院背后的一系列故事，虽然曲折但也水到渠成。今天当我们再看国家大剧院，您认为现在的建筑形态、空间是否合适？目前各剧场的使用状况如何？

金志舜：现在看国家大剧院，我认为它仍然是最合理的，不论从建筑用钢量、能源使用方面都是非常经济的。即使对于将 3 个厅堂集中在一个公共空间下的方式，只要对空间进行良好的利用也是合理的。现在国家大剧院在公共空间中设置观众休息大厅，在观众厅顶部设置花瓣厅、展览厅、音像资料厅、新闻发布厅等，举办演出信息发布、展览、大师讲座和小型音乐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各个剧场的使用状况都非常好，其中戏剧场演出利用率最高，因为话剧、京剧、地方戏曲演出周转时间短，布景搭台更灵活。音乐厅的演出也比较多，而歌剧院由于歌剧演出舞台、演员等阵容庞大，每一场戏的装台、对光、走台、彩排用时较长，决定了其自身使用上的特点。总体来说，各个剧场的使用都达到或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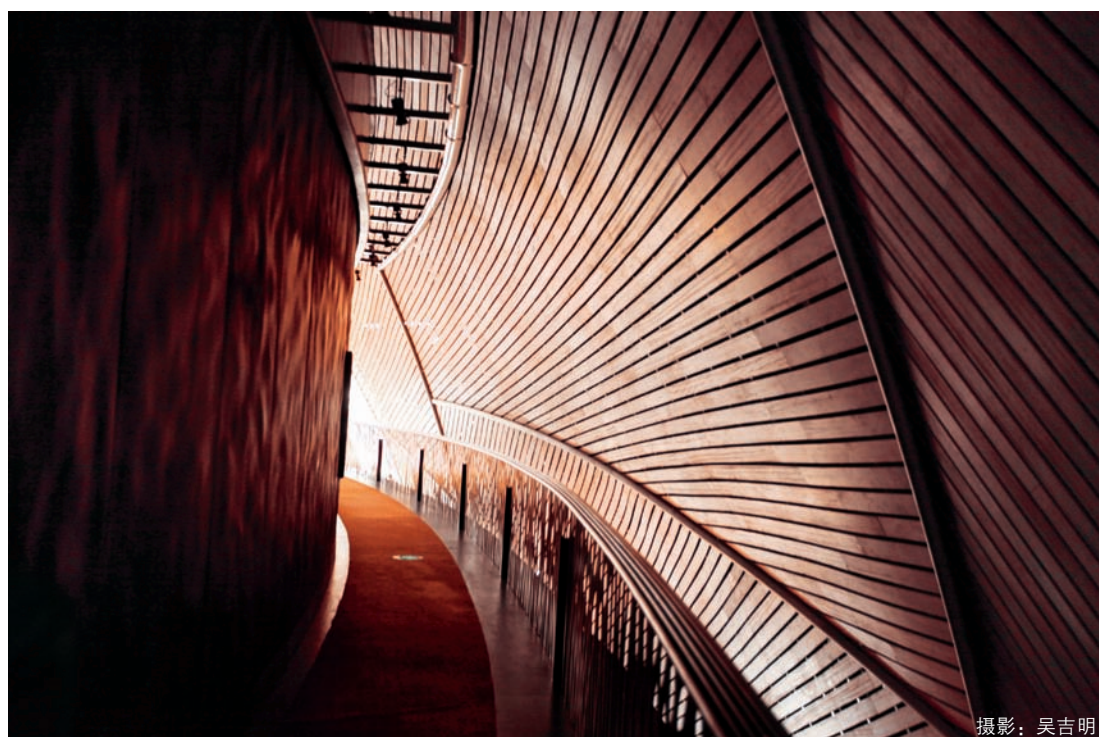
AT：国家大剧院之后，您也参与了很多剧场的评审和顾问工作，请问您对当前我国的剧场建设有哪些建议？

金志舜：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建设高标准的剧场，作为文化设施的标志性建筑，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觉得，建剧场首先要明确用来做什么。剧场的功能一是要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二是要扶持当地的艺术演出团体。目前有些新建剧场并不适合地方戏剧的表演，大剧场舞台和台口过大，多功能小剧场无法更换布景，几乎没有适合演出地方戏曲和话剧的专业性剧场，种种原因使得剧场的建设并未对地方表演艺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外剧场为院团合一，每年在上演经典剧目的同时还不断推出新的剧目。所以，现代的剧场建设应该适合当地的文化艺术演出，同时应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艺术创作为目标，鼓励文化艺术团体创作更多的新剧目以及更多适合不同舞台形式的舞美设计，并进行文化艺术的公益性事业。

AT：可以看出，我们的剧场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那么，要形成真正适合我们自己的剧场文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金志舜：这让我想起，保罗·安德鲁在提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时所讲的“城市中的剧院，剧院中的城市”。剧院不仅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是一个文化阵地，这正如欧洲的传统剧场一样。如果说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可以传播文化，那么剧场展示给大众的是一种活的文化与艺术，这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电影或电视可以重复播放，而剧场的表演则不同，每一场演出都是艺术家们在舞台上的艺术再创作，这就需要观众以一种欣赏和尊重艺术的态度去观看。欧洲在几百年的剧场演出中已经培养了观众的良好素养，而我们才刚刚开始，需要慢慢培养观众从大声喧哗、任意拍照、随意走动到遵守规矩、懂得聆听、品味艺术，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还需要转变一个认识，即把所有为艺术演出的剧场都作为盈利场所，世界各国演出高雅艺术的剧场都是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我国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现已全部免费开放，但对于剧场却要求自负盈亏。事实上，除商业剧场之外，剧场作为一种传播公共文化的场所，应该与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我们不应将文化艺术与娱乐混为一谈，而应当接纳剧场作为公共文化与艺术传播的公益性场所，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得起戏，高高兴兴进剧场、欢欢喜喜出剧院。■



摄影：吴吉明